



硕果(国画) 文超

记忆

父亲

吉军

在我家的箱柜里,保存有两块银元。在外人眼里,是两块极普通的银元,但对我们家来说,却有着特殊的意义。银元原是父亲参军时,奶奶在村头含泪塞进他衣兜里的零用钱。

奶奶怎么也不会想到,她不经意间送给儿子的这两块银元,以后随着她儿子转战南北,甚至还到过朝鲜。父亲一直未将其花出去,现在已成为我们的传家宝。

我有时觉得,父亲在枪林弹雨中,屡屡化险为夷,奶奶送他的银元,一定有护身符的作用。父亲是无神论者,他不会信这个,除了党,他什么都不信。

父亲1921年出生。爷爷是个满族皮匠,在父亲两岁时病故。奶奶是满族没落贵族的后代,新中国成立前,给东家当佣人,没有过一天富裕的日子。

父亲很小就给东家放牛,严冬酷暑,人没牛高,脚上经常没鞋穿,被牛踩得遍布伤痕,后来十个脚趾,没有一个完整的。晚年,在病榻上,我为他修剪指甲,都无从下剪。

父亲入伍前,不识字,小时最爱在村头听书,“三国”、“水浒”、“七侠五义”的人物耳熟能详。父亲1947年参军,1949年入党,受党教育,学文识字。在部队官职不高,也就是团里的伙食管理员,算是正连职,转业到地方,也从未有其他更高的职位。父亲当兵时,在当时年龄偏“老”,他的战友当时都是十七八岁。1953年,解放军某部二十二师政治部为他颁发的“立功证”评语原文:“该同志年龄大,对自己有正确认识,思想进步,作风朴素,凡事能以身作则……廉洁奉公,给国家节省四千多元的伙食费,并保证了伙食好,取得了广大战士的称赞。”荣立三等功。

董存瑞烈士是父亲的战友,邓顺仪伯伯年长父亲三岁,2005年去世。董存瑞则是他俩的小弟弟,当年牺牲时,只有19岁。三个苦孩子出身的战士,曾在一个锅里吃过饭。

“文革”期间,父亲因军人秉性,不识时务,说了“错话”,曾被冠以“现行反革命”帽子。两条“罪状”,其一“美化地主”:说为东家放牛数年,当兵后,东家把工钱折现若干头小牛给了我奶奶,造反派批判说天下哪有这么好的地主。其二:闲谈时,对人说,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写得好,很教育人。如此二条“罪状”,使父亲吃尽苦头。但父亲对此却很淡然,他曾说,那场运动,是“四人帮”把国家拉到错误的路线上去了,不是哪个人的问题。

父亲已经走了20年了,但仍让人怀念。他那一代共产党人的词典里,没有贪污和腐败;他们从未动摇过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心胸博大;他们从未丧失过对理想的追求,历经挫折,无怨无悔。

父亲一生,没有为我们兄弟留下什么物质遗产,但他生前教导我们努力学习,诚实做人,做对国家和人民有用的人,深深影响着我们的兄弟。我至今保留着父亲的“解放东北”、“抗美援朝”等各种奖章和立功证书,还有那两块银元。我们视其为至高无上的传家宝,并将代代相传。

父亲最开心的事,是我在1991年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我知道,老人对党的感情至深,是党把他从一个放牛娃,变成了有文化的人民战士。过上幸福生活。他常说:“我很知足,村里一块出去当兵的,就我活着回来了。”

在党的生日的时候,我手里拿着两块银元,又想起了我的父亲,他老人家如果活着,也该91岁了。我为父亲的人生骄傲,父亲就是我人生的榜样。

书苑

《清粥草头啍啍鱼》

段然

报人谈正衡,出生于长江边,讨生活于长江边,行过船,捕过鱼,下过放,业过医,教过书,当过古镇上文化班头,做过县委机关干部,随性散漫而无党无派,行年五十有五,做记者、编辑二十春秋,幸得诗歌、小说、散文随笔皆有专集施施然问世,亦曾多获新闻奖项,现为某“江”字号晚报专副刊业务总监。本是江南警警客,浮生为吃不为诗,缘于江南,耽于口腹,说点油盐酱醋的琐事,写点口舌上的风花雪月和烟云往事,只为中心,而非谋食。

当美食日渐成为一种文化,一种时尚,雅俗共赏成了一种趋势。家厨与食府,会搭起各自不同的景观,味道的醇厚,人情的冷暖,行云流水,自在其间。江南鱼米之乡的丰饶与温润,最能显见于口腹之道。其实,吃什么,喝什么,聊什么,都是次要的,关键在于味觉能透露一种心情。

《清粥草头啍啍鱼》展现了一个不一样的江南,有口舌惜繁华的秦淮桥下水,有舌尖下的西湖,有味蕾上的芜湖,有茶意的江南,有风味里的故乡。好吃好看,给江南古意平添了一分魅力。

随笔

善用24小时

马承钧

在宁波籍名人谱中,安子介先生是一位光辉的典范。回顾安先生的一生,可谓精彩纷呈,功德圆满,最令我尊崇的是他毕生奉行的信条:“善用24小时”。

因为“善用24小时”,当年面对列强欺侮、国家衰败和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的局势,年轻的安子介发奋求学、殚精竭思,为“实业救国”做出突出贡献。上世纪60年代香港外贸受阻时,他起早贪黑、备尝艰辛,率团奔赴欧美十几个国家游说,一举推开香港商品挺进国际市场的门户,被棉纺界同仁选为同业公会主席。

因为“善用24小时”,在1983年中英香港问题谈判关键时刻,安子介宵衣旰食、呕心沥血,及时提出“保持香港繁荣稳定16条”,极大地稳定了港岛民心;在香港基本法起草过程中,他忠于职守、日夜奋战,抱病主持了8次咨委会全体会议、30余次执委会、向起草委员会递交57份报告,为实现“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立下汗马功劳。

因为“善用24小时”,在繁忙的“商战”之余,安子介忙里偷闲、通宵达旦,完成《解解千字之谜》、《跨天切字集》、《安子介现代千字文》等21本汉字学专著,发明了安子介汉字六位计算机编码法和安子介写字机。笔者日前在宁波帮博物馆见到这台兼具编辑、修改、储

存、传递及可书写10国文字等功能的安氏打字机,感慨颇深。安子介常说:“世界上只有一件事对所有人是公平的,那就是每天都能得到24小时。如何用好这个唯一的公平机会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值得每个人好好思考。”

的确,时间面前人人平等,贵贱无欺,就看你能否认真积极又科学合理地掌握并运用它了。正是能明智地进行时间投资,最大化发挥自己的潜能,安子介才赢得了一个个骄人的业绩。

放眼古今中外事业成功者,无不是“善用24小时”的楷模。

北宋史学家司马光用一根圆木当枕头,实在困倦时枕它小憩,一翻身“枕头”就会滚走,人就被惊醒,他用这种方法强迫自己挤时间刻苦攻读,最终完成编年史巨著《资治通鉴》。鲁迅先生说自己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用在写作上”了,连元旦、春节也不敢休息,所以成为“民族魂”。英国首相丘吉尔二战时期平均每天工作17小时,让他的10名秘书忙得不可开交,为提高政府绩效,他还在行动迟缓的官员手杖上粘上一张“立即行动起来”的纸条。木匠出身的齐白石生勤奋创作,终成翰墨巨匠,他85岁那年的一天,写下四幅条幅并题诗曰:“昨日大风,心绪不安,不曾作画,今特此补充之,不教一日闲过也。”齐白石荣膺“世界文化名人”尊称,就在于惜时如金啊!

再看牛顿、爱迪生、爱因斯坦、霍金、钱学森、钱伟长、李政道、杨振宁、高锟、钱永健等中外科学家,哪位不是刻苦钻研、惜时如金的典范?20世纪初有一道数学难题倒全球数学家:2的67次方减去1是质数还是和数?各国数学家绞尽脑汁,均未如愿。德国人科尔却攻克了这一数学难题。当问他论证这一课题总共花了多少时间?他回答:“三年中的全部星期天。”

文友陈鲁民教授在境内外数十家知名报刊发表精妙杂文数千篇,有人问他写这么多文章耗费多少时间?他答曰:“20年来的所有节假日。”

我们常言,时间就是金钱,其实它比金钱更重要。时间可以让人赚取金钱,但谁也无法买到比人多一分钟的时间。时间是白驹过隙,稍纵即逝,谁也无法拽住它的脚步。拥有时间,一切皆有可能;放弃时间,一切皆不可能。可悲的是,世上却不乏人在浪费时间、蹉跎岁月,最终一事无成,画下“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人生败笔。所以毛泽东说:“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唯有惜时奋进才是人们积极明智的选择。“善用24小时”——这便是安子介和众多成功人士给我们最好的生命启迪!



渔光曲(摄影)

吴建国

文苑

苏东坡巧对辽国使臣

吴军

宋太祖赵匡胤定都开封建立大宋王朝后,和辽国结盟,当时以及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辽国使臣和商人不断来到开封,进行外交商业活动。辽国人很喜欢中原文化。到了开封以后,和开封当地人相处融洽,并且在了一起吟诗作赋,尽情享受着中原文化的魅力。

宋哲宗元祐年间,大才子苏东坡应试中举后在开封做官。因为苏东坡大名远扬,辽国使臣素闻其名,他们中有很多人都是苏东坡的铁杆粉丝,很想见见苏东坡这位学术明星。

宋哲宗为了展示中原人才,就准许了辽国使臣和他们心中崇拜的偶像苏东坡见面。

见面会一开始,苏东坡就风度翩翩地出现在辽国使臣面前。辽国使臣虽然久闻苏东坡的大名,却没有见过面。今天,和苏东坡一谈话,辽国使臣不禁为苏东坡的才学与气质而倾倒。一位辽国使臣忽然想起本国的一个上联:“三光日月星”,这个上联在辽国国内流传很久了,辽国也有许多读书人,

却始终无人能对出下联。见了大名鼎鼎的苏东坡,辽国使臣想请苏东坡对出下联。

于是,辽国使臣跟苏东坡说了上联,微微一笑,说:“要对出下联并非难事,我先对一个简单的吧。”随即,苏东坡随口对出了一个下联:“四时风雅颂。”辽国使臣听苏东坡如此轻松地对出了下联,不禁大为惊愕。这时,苏东坡又说道:“这个上联还可以对‘四德元亨利’。”辽国使臣更加吃惊。苏东坡又说:“还可以对‘两朝兄弟邦’。”辽国使臣惊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苏东坡一连对出了三个下联,辽国使臣大为叹服,自愧弗如。

散文

我的人生之歌

程勉学

少年如春天,乍暖还寒。在那知识的海洋里,我是一只丑小鸭,每天都在那儿学游泳,捕鱼捞虾。天黑了,夜雾迷蒙了我的眼睛,海风扯破了我的衣衫,礁石磕碰得我跌跌撞撞……我汗流浹背,气喘吁吁,腰酸背疼,恨不得立马爬上岸去躺倒歇下。但我知道我没有这一权利——父母在赐给我生命的同时,还赋予我一份庄严的责任。我不能退却不能沉沦,也没有时间去哀叹为何偏偏让我走进这凄凉的苦海。我懂得我唯一要做的就是怀着一个美好的希望,在这浩瀚的大海里奋力拼搏,努力进取!

于是,我每天望着那汹涌澎湃的大海,想象着未来的美好和幸福,就像将要来临的母亲,期盼着新生命的到来。我知道,人是要有期盼和希望的,有期盼和希望才有动力,虽然十分辛苦,但我非常快乐。

青年如夏季,电闪雷鸣,有风也有雨。我像一株干涸的禾苗,等啊盼啊,天公终于要降雨了,但却刮来了一阵风,把那载有雨水的云刮到了别人的头上。我想过,恨过,但我知道,这无疑是痴心妄想!于是,我明白了,与其靠天等雨,不如在自己赖以生存的这块土地上去找水源,自谋出路。

了,但却刮来了一阵风,把那载有雨水的云刮到了别人的头上。我想过,恨过,但我知道,这无疑是痴心妄想!于是,我明白了,与其靠天等雨,不如在自己赖以生存的这块土地上去找水源,自谋出路。

在充分准备的情况下,我匆忙地上路了,历经的艰辛自不必说。许是由于匆忙,也许是发热的头脑过于简单,其间发生过多次完全可以避免的十分惨痛的过失和错误!我顿足,我懊恼,我哭泣,我恨不得将自己撕成碎片!然而我没有倒下。痛定思痛,简单地包扎下伤口后,我便重又振作起来上路了。我知道,厄运只能将弱者淘汰,而海燕却迎着暴风雨飞翔,飞向那理想的长空!

中年如秋日,人生收获的季节。望着别人大团小团流的五谷丰稔,我将属于自己的那份干瘪的稻穗捧在手里,紧紧地贴在心口上,如同见到久别的亲人,虽苦辣,也香甜,虽感慨多多,也幸福快乐! 风风

雨雨地一路走来,我爱过,恨过,欢笑过,哭泣过,是生活教会了我做人。细细想来,还是那句老话:劳动创造财富,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只要我认真的活过,在这座宏伟的富有特色的大厦里,有自己曾经尽过的一分心力,有自己曾经搬过的砖瓦,至于个人收获得多少又算得了什么呢?

老年如冬令,生命的黄昏。难道退休就是人生的终点,只能隔窗观望外面飘落的雪花,而喟叹“枯藤老树昏鸦”吗?不!那是老皇历。退休只是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点,犹如一头卸了套的老牛,仰天吁了口气;终于没了考试升级的压力,没了工作的忙碌与应酬,却有了丰富的时间和宽松的环境,这不正是我读书学习的极好机会吗?兴致使然,或在暮春之夕,与好友共携手踏青到郊外,去读《唐诗》、《宋词》;或在风雪之夜,泡佳茗一壶,取诗书史籍数册,藉藉陈于沙发之上,然后随意听之,取而读之,欣欣然,飘飘然,如大鹏翱翔于长空,又像鲲鹏鱼游弋于北海,“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此乃是何等的快乐啊!

在生命的黄昏里,哀叹与寂寞,将不属于我!

“嘿,赶得真巧,又是头汤面!”小跑堂满脸堆笑地打着招呼,然后用手里的白毛巾利索地拍打两下椅背,高声喊道:

“来哉,清炒虾仁一碗,要宽汤、重青,重交要过桥,硬点!”

沈小红的父亲就是那个手提白毛巾的小跑堂。

因为吃面,小跑堂和那个好吃的人结下了渊源,也就跟着吃到了很多美食。后来那个好吃的人和一个小跑堂相当于饭店一级厨师的漂亮女人结婚了,还进行了一次著名的请客。那次请客时,把清炒虾仁放在番茄里,三套鸭,以及那个不放盐的汤,甚至“美女托菜盆,飘飘河上来”的妙笔,几乎都有着小跑堂的一些点子。

世界上的事情常常就是这样:小精跑了大精,结果自己也成了精。小跑堂自立门户,后来竟然还掌握了一门绝技:吃花。

康远明第一次听沈小红讲做花,吃花的事情时,也不大相信。康远明说,那是电影里的事,哪有真吃花的。沈小红就连忙说:真的,是真的,我也吃过的。康远明这才有点半信半疑。

沈小红说她只吃过两次花。一次是在她很小的时候,记不清了。另一次则印象很深。那是次很神秘的花宴。那几天她父亲高兴得眉毛直跳,说有个特别有钱的人请他去做花宴。沈小红就问怎么有钱。小跑堂现在手里不提白毛巾了,但讲话却还是那样利索:

“都想到要吃花了,还会没有钱!”

沈小红跟着去的是个园子。园子不大,但非常精致。这种园子沈小红平时也常见,不过都是凭票入场,要收钱的。但那天的园子不是这样。那天从小跑堂已经变成老跑堂的沈小红的父亲,腰弯得特别下,脸笑得特别开,差不多都突成了一朵花。他在沈小红边上叽叽咕咕地说:

“看到了吧,看到了吧,这地方可是人家自己的!”

那是个夏末的雨夜,两张圆桌就并排放在了荷塘旁边。刚开始吃的时候,并没有月亮,后来就慢慢起来了。很圆,还有些微红的云。沈小红记住了那些漂亮的菜名,什么鸽子茉莉、玫瑰花樱桃豆腐,什么香炸荷花、月季花烧大虾。那盆鸽子茉莉出锅时,沈小红还忍不住偷偷地尝了一小块。

沈小红记得父亲那本发黄油腻

的小本子上是这样写的:

鸽子茉莉:茉莉花25朵,鲜嫩鸡脯肉250克,鸡蛋2个。另各种调料适量。茉莉花最后撒进锅里,炒匀,然后出锅入盘。

不过,后来沈小红倒是没有记住鸽子茉莉的具体烧法,她记住了些另外的东西。比如:

这天晚上的客人确实都非常神秘。他们身上都有一种沈小红无法讲清楚的东西,确凿而有力量。他们声音洪亮,表情开阔。沈小红还注意到他们手上、脖子上的一些装饰品:银亮像月色的铂金表链,非常非常粗几乎让人咋舌的黄金项圈。在沈小红的概念里面,一个男人如果戴上了这样的表链和项圈,无疑就是个小流氓。但那个吃花的晚上改变了这个观念。他们肯定不是小流氓。

沈小红记住了,这个“人家自己的园子”叫菜园。至于那个“有钱得想到要吃花”的人,沈小红没有去看清他的脸。月光并不明亮,而那个人又总是被很多人簇拥着。她倒是听清了大家对他的称呼,他们都管他叫:彪哥。

于莉莉来找彪哥了

于莉莉大约四十出头的年纪。她的外貌与实际年龄相比,也要年轻个五六岁。

于莉莉的年轻首先是保养的结果。比方说,她很白,但也是保养出来的白,不算新鲜,带些干涩的。于莉莉的眼睛是戏子的眼睛,笑也是戏子的笑。以前十里洋场上海叫“莉莉”的那种交际花,讲的就是于莉莉这样的人。其实这种人生就是十里洋场上的人物,她们住往都有个更好记的艺名,专门用来被隐藏背后、掌握权力之手的男人叫唤的。

像于莉莉这样的女人,她的人生阅历,一大半已经走过去了。剩下的一小半,也能凭悟性知道个大概。同样是身上的毒素,别说是芽,就是那些横七竖八的枝蔓,也早就里里外外地长满了。所以说,于莉莉的年轻,更多的还来自于她的免疫力。以毒攻毒,化敌为友。这就有点像中国传统的气功,吸星大法,什么正气、邪气、真气,统统吸来再说。而且吸了过来,则贯通经脉,全都成了隐而不现的内力。

于莉莉就是个有内力的女人。

于莉莉来找彪哥那天,穿了一件蟹青色的绸缎衣服。她在彪哥对面的一张红木椅子上坐下来。递上一张名片。

连载

一切迹象都表明,我正逐渐恢复从前的生活,照此情形发展下去,总有一天能恢复到如同所有事都没发生过。

那天中午,施杰来店里面我去公司开会。

他那辆SUV又不怕雨地停在大马路边。挡风玻璃上干干净净,还没有交警出现过的痕迹。他三步并作两步闪过去替我打开车门,自己几乎是蹦到另一边,钻进驾驶室:“快撤快撤!”

落座关门后还不到五秒,他用十足的救火架势把车弄上了大马路。

“上次都被贴过了,今天干吗还停下?”我问。

“这件事讲概率,我就不信次次都被贴。”他不以为然地答。

透过反光镜看到他的表情,甚至还有点儿侥幸逃脱的愉悦。顿觉其实他这人也挺简单,一个容易因为小事开心的人总不会难相处。

我笑笑,他随手开了收音机:“听什么?”

“你都有什么?”

“你座位底下有个袋子,里边有CD。”

这么多储物格不用,要塞在座位底下?我虽觉得有点儿奇怪,但还是侧过身弯下腰,摸到了座位底下的一个纸袋。纸袋比我想象中轻了太多,完全不费力就拖了出来。

一束香槟玫瑰从纸袋里探出头,新鲜植物身上的饱满气息立即冲进了我的鼻尖。这束花比上次那束还要大。

“上次的花在我这儿存了这么久,有利息了。”他坦然笑了笑。原以为施杰经过上次早已不打算再作努力,没想到,他只是有耐心不急进。

“谢谢,这回我一定记得。”我小心地捧出那束花,从座位间的空隙里将它摆在后座上。

此举被他看在了眼里:“还好,你没塞回座位底下。”

“我有点儿好奇,怎么隔了这么久又送我花?”

以为他已经放弃,却转眼又为你制造去而复返的惊喜——女人对追求者,终有一天能恢复到如同所有事都没发生过。

“你座位底下有个袋子,里边有CD。”

这么多储物格不用,要塞在座位底下?我虽觉得有点儿奇怪,但还是侧过身弯下腰,摸到了座位底下的一个纸袋。纸袋比我想象中轻了太多,完全不费力就拖了出来。

一束香槟玫瑰从纸袋里探出头,新鲜植物身上的饱满气息立即冲进了我的鼻尖。这束花比上次那束还要大。

“上次的花在我这儿存了这么久,有利息了。”他坦然笑了笑。原以为施杰经过上次早已不打算再作努力,没想到,他只是有耐心不急进。

“谢谢,这回我一定记得。”我小心地捧出那束花,从座位间的空隙里将它摆在后座上。

此举被他看在了眼里:“还好,你没塞回座位底下。”

“我有点儿好奇,怎么隔了这么久又送我花?”

“见你一回不容易啊。我又不喜欢强迫人家跟我见面,天天黏着你,我都怕你烦。”

他神情轻松自然,没有半点儿紧张或拘谨,见我稍有退避,他也恰到好处地留有空间;没有频繁的攻击,也不施压。敢这样以退为进的发力,他除了自信绝对足够外,还深谙女人心理。开局简单直接,得到的反馈不理想便按兵不动。本

“你不用担心。”

“绝对第一次。都是因为敌人大,太强,这才曲线救国嘛。”

“哪有你这样硬要把自己送给别人去和亲的?”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大把年轻美貌的狼等着你套,你到底看上我哪点了?只要你告诉我,我不改还不行吗?”

“唉,咱们别绕这个圈了,正经交往玩玩不一样。”